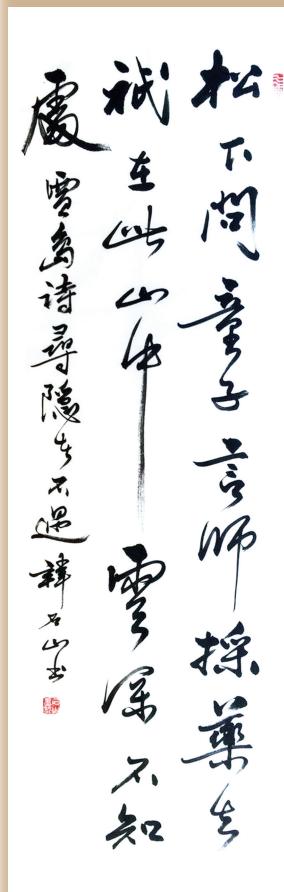


悟艺轩



韩石山 书

除了写文章,平生最大的爱好,是写毛笔字,俗所谓书法者是也。

在我看来,一个读书人,会写毛笔字,是稀松平常的事。不会写,反倒是奇哉怪也。

我的字,说不上好,也说不上坏,能拿得出手,是敢自信的。有人说,韩先生这字,是典型的文人字。我听了并不受用。说这话的人,有的是无意,觉得你是个作家,是个文人,写下的字,自然是文人字。有的怕不尽然。你也写字,够不上书法家,好赖是个文人,就叫文人字吧。这就不对了。过去好的书法,全是文人字。现在是不是这样,就难说了。有一个姓王的作家,多少年前我见他的毛笔字签名,还是一横一横,再一个竖右折,照样誉满天下,你又能说什么?

对书法,很久以来,我就有浓厚的兴趣。太神奇了,可说是一种极致的艺术,艺术的极致。跟书法相比,写作只能说是次一等的艺术。一篇文章,可以反复修改,书法不行,一笔下去,成了什么就是什么,没有修改的余地。分开说,我研究的兴趣,要大于临写的兴趣。

人们常说的“藏头护尾”,有好多年我都弄不明白,说的是写一画呢,还是写一个字?问书法界的朋友,都说是写一画,又问,那写一个撇,何以藏头,又如

何护尾?我觉得极有可能,说的是写一个字的。后来终于让我找到了证据。民国二十六年,丁文隽出了本《书法精论》,1983年北京的中国书店影印了,书中对蔡邕的书论甚是推崇。“藏头护尾”这个说法,就是蔡邕提出来的,原话是:“藏头护尾,力在字中,下笔有力,肌肤之丽。”若理解成说的是写一画,“力在字中”就成了笔画的中段。前面藏了,后面护了,哪儿体现力呢,只能是笔画的中段。丁文隽先生的解释,起初还有些含糊,接下来就清楚了,他说:“中间走笔宜疾,疾行而过,始见筋骨,而力在字中。”这么说来,藏头护尾就成了写一个字时,起笔要藏头,落笔要护尾,中间要疾速而过,以彰显笔画的力量。

还有傅山那个“四宁四毋”,这多少年,一直被奉为名言,山西的书家,最是推崇。以我之见,此乃校正之法,而非习字之法,若以此指导学生习字,肯定是误人子弟。

傅山的“四宁四毋”,说全了是:“宁拙毋巧,宁丑毋媚,宁支离毋轻滑,宁直率毋安排。”这是一首诗后面的跋语,诗名《作字示儿孙》。也即是说,傅山的这个说法,是教给自家儿孙习字用的,有特定的背景。傅家的孩子,自幼习字,多师法王羲之、王献之、赵孟頫、董其昌,有

了二王赵董的底子,不免会因媚生巧,浮华不实,着意安排,这些都是书法的大忌,怎么校正呢,那就用“四宁四毋”这个法子。也就是说,这是矫正之法,而非习字之法。若不明底里,以此自命,没有二王赵董的底子,一上手就是又拙又丑,又支离又率真,那岂不是自蹈死地吗?以此指导学生,岂不是害人子弟?

一次与友人谈及书法,我说了上面的话,又让看了新裱出的几幅字,友人说,你该办个书展,让朋友们见识见识。我笑了,指指字幅,说你看我的书件,每幅上面都有个引首章,是我自己刻的,是“三流”二字。当一个三流作家,尽够消遣此生。当个三流书法家,风流自赏还说得过去,办书展可就是不知天高地厚,不知羞耻二字为何了。



【太原园林楹联赏析】⑪

太山龙泉寺楹联赏析(一)

李宏哲

心无物欲乾坤静
坐有琴书便是仙

寒涧温泉供试墨
高斋扫地独焚香

这副对联出自明洪应明著《菜根谭》。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作注:心无物欲,即是秋空霁海;坐有琴书,便成石室丹丘。

其实不论佛家、道家乃至儒家,都强调“无欲”对人格修养的重要性。《孟子》说:“养心莫善于寡欲。其为人也寡欲,虽有不存焉者寡矣!其为人也多欲,虽有存焉者寡矣!”就是说,一个人如果清心寡欲,即使他的善性有一部分不存在了,但丧失的一定很少;一个人如果欲望太重,那么即使还有善性存在,也很少了。人生烦恼的根源就在于欲望的困扰,如果能摆脱过度的物质欲望,那么心胸就会开阔,大千世界也会因此而温暖起来,就如同秋日的晴空,浩瀚的大海;在基本的生存满足之后,人更多的应该关注于精神的享受。一方面是音乐,一方面是书籍,有琴亦有书,就如同住进了山林里的石室,徜徉在海外的丹丘仙境,别有洞天。



该联作者为祁寯藻。祁寯藻(1793—1866),字叔颖,一字淳甫,避讳改实甫,号春圃、息翁,山西寿阳人。清嘉庆十九年(1814)进士,由庶吉士授编修,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、太子太保。谥号文端。祁氏为晚清一代名相,其诗文书法均名噪一时。

这副对联极具文人雅趣。他的隐居环境颇为清幽,时时汲取寒涧之水,进行加热,然后用来磨墨写字;居住的屋子又颇为清雅,显示出主人爱洁净的特点。同时,日日清扫居室,有佛教修行之寓意,即“时时勤拂拭,莫使惹尘埃”之意,并且点上几炷香,更显出文人环境的雅洁。这种生活孤寂而不孤单,清苦而不清冷,正是修身养性的绝妙所在。

这副对联简淡的语言中,实际上正是表现出文人幽居隐逸生活的快乐,使人有出世之感。同时,也可以借用形容僧人的苦行之生活。看似平淡,实则充满了传统文人的意趣。



郭夏宏 摄

读艺界

不朽背后有真相

介子平

慢慢生,缓缓衰,中间有多少个明天要走。既已认准目标,落子无悔,何须打问要走多久。

最是人间留不住,除却作品,只愿其他速朽;然空文寡实,流弊已多,也不大可能留存。时间注入作品,它便有了能量,然其行之不远,还因才情不足,或努力不够。

1902年,27岁的诗人里尔克应聘给62岁的雕塑大师罗丹做助理,诗人猜想名满天下的罗丹定是过着浪漫疯狂、众人围绕的生活,歌窈窕,舞翩跹,人在洞悉天,然真实景象却大相径庭——这是位整日埋头画室的孤独老人。里尔克探问:“如何能够寻找到一个要素,足以表达自己的一切?”罗丹沉默片刻,极其严肃道:“应当工作,只要工作。且要有耐心。”厥功至伟而天道忌盈,虽久不废,谓之不朽,罗丹已然成为一个时代的公共记忆,未随时日消逝。

我就是我,不一样的烟火,唐吟方《艺林烟云》记述:“汪曾祺某夜写文章一篇,写毕持稿环书斋诵之,意颇自得。苦于无人欣赏,乃自言自语道:你小子真有两下子。”笔端风雷,波涌涛起,铺叙晓畅,形容得体,作品完成后的片刻喜悦,即给予作者的报偿。其所处的年代,山隐云间,万马齐喑,只能暗自欢愉。短促自得后,重又回到熬夜成瘾、老眼昏花的状态。

一切标签,皆由他人粘贴,所有不朽背后的真相,是难以想象的孤单与枯燥。距离即尊重,但有接近,四方之事,不过一缕人间烟火。在以效益为重的时代,总以收益大小衡量什么事值得去做,而别人看来微不足道之事,坚持一生一次的那个无声约定,由此产生改变人生的改变。忠于内心之事,只能自渡完成,学会与自我相处后,时光在老房子里格外沉静。

夙夜焦劳,以致积病,以为作品可以填满人生遗憾。然尚方宝剑遇到免死金牌,制造更多遗憾者,恰又是这些作品。罗丹完成雕像《巴尔扎克》时,曾问学生哪里最美,学生答曰“那双手”,罗丹遂走向雕像,毅然砍掉雕塑的双手,而对评论里的唱衰与恶意,全然不予理会。作品的整体观感虽残,面部表情则更为凸显,观者注意力为之集中。《巴尔扎克》的旷世成功,在于“去手”;《维纳斯》的极度完美,恰因缺臂。

今天成为明天的传说,遗憾本就作品的宿命。